郝立仁：尋找那個地區的氣味和顏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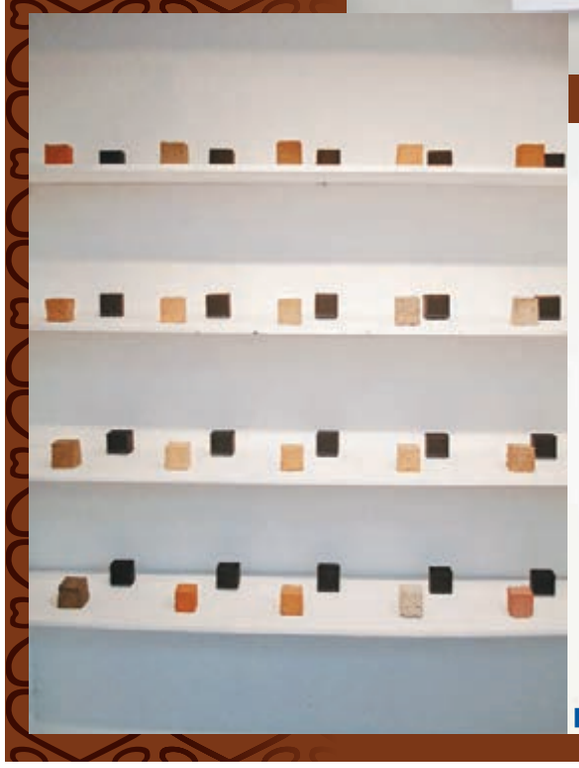
見到顏色，嗅到氣味，一般人都不會為這些東西尋根究底，最多也只會想一想這些是什麼，或者是來自什麼地方。而年輕的藝術家郝立仁就是對這一個課題深感興趣，更加就自身出發，去尋找他所居住地方的顏色和這個地方的氣味，尋找的地方是香港，而這些都是郝立仁在創作上的起點。

在剛剛完結的兩個展覽中，郝氏分別展出了三件作品。透過作品，到底郝氏如何單以顏色和氣味來表達某一地方的顏色和氣味？他又會以哪一取向來作出選擇？對於這一種較為抽象的內容，郝氏的創作又會以什麼角度來閱讀？

■文、攝：謝諾麟

■「花間集」

■「Book」



■「地之色系」

第一件作品的名稱為「地之色系」，由二十五個立方體所組成，每個立方體的尺寸約為三十厘米的正立方體，立方體的表面較為粗糙和顏色不一，以灰灰黃黃的顏色為主，這個表達方式像是把一些東西格式化後重新表達出來，恍如把某一些事情以更純正的形式來表達。引述郝氏的說法，他嘗試把香港的顏色記錄下來，記錄的方法就是在香港不同的地方，把該地方的泥土收集下來，同時把泥土固定成為一個細小的立方體。在沒有額外元素的情況下，單純地把一個地方的顏色展示出來。

「地之色系」與「Book」小冊子

第二件作品是名為「Book」的加工印刷品，以小冊子的形式存在，記錄了第一件作品「地之色系」的創作過程，在小冊子的封面上，有二十五個格子，每一個格子都油上了一種帶有沙粒質感的顏色，是對應了第一件作品中所用的物料，就類似建築業或設計行業中所使用到的色版般。這一件作品的個性被印刷品這一種媒體所淡化，在封面上加上了物料的顏色和質感，雖然加了人性化的元素，但這種形式同時亦加強了在作品之中，是帶有報告形式或是樣本形式的訊息在內。

這一件作品「Book」，可以說是第一件作品「地之色系」的原始檔案，因為作品在同一展覽場地展出。它們之間不難找到共通點。在筆者的理解下，兩件作品應以共同角度來分析，或是以一組的作品形式來思考，因為之間存在互動，就如作品和創作論述之間的關係，所以需要以一個整體來觀看。對於這一種形式在作品上出現的記錄和處理手法上，筆者都會採取以分析性的角度，例如在這一類記錄中出現的盲點，因作品中的記錄過程及完整性，可能比作品本身呈現的狀態重要。在郝氏這一件作品中，找了多個不同地方的泥土作為開始，是一個不錯的開始，亦帶有很多的可能性。其完整性或完整度可以由藝術家本身加上定義，在日後同系列的作品中可能會進行深化，再者，在一定的收集後，或許他能夠找到心目中屬於香港的顏色。

「花間集」中香港的味道

而第三件作品「花間集」，同樣是郝氏談及到他所關心對於香港的感覺，而這一件作品談到的就是香港的味道，郝氏選擇了三種能夠代表香港的物料，包括了洋紫荊、楊桃和蟛蜞菊。經過提煉後得出氣味，再透過一部霧化的香薰機，把香味散發到空氣中。所以在外觀上或視覺上的元素非作品的本體，而是霧化後的氣味才是作品。站在該作品前，應該合上眼睛，再以嗅覺來分析作品。在作品中可想像到郝氏的處理及提煉氣味的方法，對於他在物質、內容及展示方式處理的要求，仍有一個廣闊的創作空間可以使用。

唯一使筆者感到疑惑的是，作品中的這一種氣味是透過記憶來提取關連回憶，但是筆者同時亦感到這一點出現矛盾，就是如果觀者未曾接觸過這一種氣味的前提下，作品的指向又會否出現和藝術家期望的分歧？氣味當然在人的生存本能上發揮即時性的功能，但氣味亦能夠提醒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食物、喜好和厭惡等等內容。當沒有這一方面的記憶或是新接觸的情況下，那一種共鳴感或是衝擊性就會出現弱化的效果。

另一樣作品引起筆者所關心的位置，就是在於談及記憶的一部分，人的感覺往往都能夠帶動記憶，最主要的媒體一定是視覺，而嗅覺、聽覺等等往往成為次要的媒體，不過嗅覺比視覺更能帶動思考運動的開始，雖然嗅覺未必能夠即時指出這些氣味來自哪兒，但是由嗅到某一種味道的一刻開始，可能就已經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只是在記憶中尋找的速度比視覺元素的記憶慢。再者，氣味能夠帶來更多層次上的回憶，因為視覺的回憶往往只能帶來一個場景和連帶的人和事，而氣味能夠帶來連續性的回憶，如嗅到某一種食物的味道時，除了會聯想到食物的香味外，還會有哪個地方才出現，再者出現什麼人和這香味有關。

在郝氏的作品中，使用了物料上基礎的形態，來作為藝術家自身對某一種特定物料的觀感及態度。作品中展示出物料轉化成更純正或是單一性的狀態，如顏色和氣味等。借助這些元素加以思考，該地方和物料上對自身的關係。筆者對於郝氏的作品「花間集」中，使用到單以氣味的創作方法感到興趣，因為單以氣味上來創作，會帶有一定限制，但筆者對於作品的存在形式仍然有點疑惑，當單純的氣味才是展品的時候，應該去除其他感官上的接觸及元素。對於郝氏的這兩個類別的創作，筆者對作品上仍然是帶有期待，希望能夠看到或是嗅到下一件複雜性更高的作品，又或者更加純正的狀態。